

3

第三卷 第四期



愛國者

宋之的著 四幕劇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愛國者

全劇人物表：

韓桂香：十八歲，共產黨員

老祖母：韓桂香的祖母，六十一歲。

韓母：韓桂香的母親，四十二歲。

保兒：韓桂香的弟弟，十三歲。

韓永年：五十三歲，泥水匠。

李又新：韓家莊的村長，三十八歲，共產黨員。

魯大章：人民解放軍某部連指導員，二十六歲，共產黨員。

王政委：某縣縣委書記。

韓四：農民。

小柱：十三歲。

蔣三宜：韓家莊的偽村長，三十五歲。

邱五：韓家莊一帶的惡霸地主，五十多歲。

連長：國民黨軍連長。

孫大有：國民黨起義士兵。

送救濟的（即穿西裝的）。

國民黨士兵數人。

農民數人。

通訊員一人。

小女孩。

第一幕

地點：在山東沂蒙山區孟良崗山腳下一個小村落韓家莊。

佈景：韓家莊外，一個在抗日戰爭中老百姓挖的跑反用的地窖裏。地窖因爲兩三年沒用了，有些地方已經傾塌。地窖是潮濕污穢的，有一個塵封的大缸；一個用石頭墊起的門板的床，一盞用破碗渣盛菜油的燈。門開在左上角，和地相平，是一個僅可容身的小洞，用石板頂着。有階梯可以從那兒走下來，開門出去，就是田野。門那兒，有些縫隙，田野裏的光可以從縫隙裏漏進來，是唯一能夠辨別時間和流通空氣的地方。

深夜，孟良崗戰鬥結束以後，我軍爲更有利的殲滅敵人，已順利的撤出戰場，

當地的老百姓爲避免敵人佔領村落時的殘酷行爲，在村長李又新的動員下，都躲進了山溝。韓桂香一家人，就躲到了這個在抗日期間經常使用的地窖。

幕啓：老祖母抱着她心愛的貓，坐在門板上，不住聲的在囉嗦着什麼。她的寡媳媳婦坐在一個包袱上，懷裏抱着另一個，憂愁的不時凝神細聽着。她的孫子保兒站在門下台階上，常常把耳朵貼近縫隙裏，從縫隙裏漏下的月光，便把他那圓頭圓腦的孩子的臉劃了個顯明的輪廓。

祖母

（向她的貓威脅着）花兒，花兒，安神點，你個小沒死的！把爪子拿下去！聽話，

花兒，又——反動派來了，美國大帽子來了。聽見沒有哇，你。我打你咧，我打咧！

（忽然轉向他的孫子）保兒，給我滾下來！緊在那兒幹啥？該挺尸咧！

韓母

保兒，來，到媽這兒來，好孩子，來呀！

保兒

我等一等！

祖母

等，等，等大帽子來把你抓了去就好咧，等！（偷瞥，因焦躁而埋怨的）桂香這孩

子那兒去咧，小姑娘奶奶倒是滾到那兒去咧？

保兒 我姐姐她有事——

祖母 有事，有事，一天到晚的不着家，這末兵慌馬亂的，還要到處亂跑！姑娘家，連個

姑娘家的樣兒也沒有。她爹沒了，這該輪着她了，該輪着小姑奶奶了——

保兒 我要是大了，就要輪到我——

祖母 你，你敢！看我不把你的腳給你剝下來。

保兒 哦，奶奶，奶奶！我記起來了！

祖母 什麼！？

保兒 那一年，鬼子播蕩，咱不是也躲在這兒嗎？俺爹帶了民兵，在山上堅持，跟鬼子

幹！你不是也哭聲嘆氣的埋怨嗎？「整天不着家」「兵慌馬亂的」「早晚死了算」俺

姐姐就說：「死了還有我呢」你也是說：「你，你，看我不把你的蹄子剝下來。」你

怎麼沒剝，你怎麼沒剝？啊哈，說話不算，不是好漢！啊哈——

韓母 保兒，看你有樣沒樣？

保兒 我跟奶奶鬧着玩呢！

祖母 我這未大年紀了，跟你鬧着玩，你個小沒死的！都學你爹，學你爹給鬼子打死了就完了！

保兒 怎麼完了，還開了追悼會呢！開會的時候，你不是說：「他死的好，死的好」……祖母 好，好，我給你一巴掌，好！

韓母 （籐籐）保兒，別吵！聽，是不是來了！

保兒 （跑上台階，聽了一會兒）沒有，村長說：「怎麼着也得天亮！」

韓母 （嘆了口氣）孟良崗的敵人，不都給拿住了嗎？咱那隊伍怎麼還要往下撤呀！

祖母 咱那隊伍，一定是有個什麼講究。……花兒，暖活活的睡吧，又動，又動……小丫頭片子，倒底那兒去咧！

韓母 才過了幾天順心日子，這又落到人家手裏了。曉得反動派來了，是個什麼章程！保兒，別跳了，到鑪這兒來，來睡一覺，來呀！

保兒 我不瞓！

【洞外有敲擊聲。】

韓母（低聲警告着）別忙着應聲，保兒！

保兒（也低聲的）知道！

【又兩下敲擊聲，保兒研究着。】

【窖上的聲音：「保兒，保兒！」】

保兒 誰？姐姐嗎？

【窖上的聲音：「是我，快開開！」】

保兒 來了！

【保兒移開石頭，地窖的蓋開了。】

【外面月光如洗。】

【桂香吃力的擠了一個人進來。藉強烈的月光的幫助，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這個人全身血跡模糊，甚至難以辨別傷在那兒。】

保兒 什麼？

桂香 快幫幫，保兒！輕一點，別笨手笨腳的！

【受傷的人無力的，但卻遽烈的喊叫着，終於被抬到了床上。】

桂香 把席墊一墊，奶奶！

【老祖母不暇細問，急忙的丟下了她的貓，把床墊平，又扯了一條褂子墊在床上。】

祖母 同志，傷在那兒？同志，疼在那兒？這是怎麼說，同志——

桂香 （理了理頭髮，抹了抹汗，在喘着氣）別問了，奶奶，他不會講話！

祖母 話都不會講了。（枕心的）還活着嗎？

桂香 活着，你沒聽他哼哼！保兒，躲開點，別動手動腳的！

保兒 我沒動！

韓母 你從那兒猜來的？

桂香 孟良崗的坡坡上。

祖母 你到那山上去了？

桂香 去了。俺們十幾個人幫着去打掃戰場，咱的隊伍撤得快，說不定會有些犧牲的，來不及埋。咱的人，活着的時候是英雄，死了，無論怎麼着也不能落到敵人手裏。俺們

一直忙了一天，村長來了，說有個受傷的同志抬不走。隊伍交下來了要打埋伏，問我們誰願意擔任掩護，我搶着把他揹回來了。

韓母 倒底傷在那兒啦？

桂香 我也弄不清楚，怕是在肚子上，腿上也有，砲彈打的！

韓母 怎麼連頭上也有！

桂香 那不是他的，那是旁人的！那兒是他的，那兒是人家的，也攪不清了。我是從血堆裏揹出來的！

保兒 姐姐！這末遠的路你一個人，不怕？

桂香 我起先倒是有些怕，腿也沒有力氣。後來一想，這是咱自己同志啊，同志們爲了咱，連敵人的飛機大砲都不怕，咱倒怕起同志的血來了。這末一想，胆子也壯了，力氣也有了，一口氣就把他揹回來了。

韓母 又沒個先生，又沒個藥。年青青的，這要是死了可怎麼好！

桂香 老是這末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傷在那兒？傷到骨頭了沒有？叫他，也叫不應！

【這受傷的人是魯大章，人民解放軍某部的連指導員，他在英勇的衝向孟良崗，解決七十四師張靈甫的司令部時被砲彈擊中的，現在已經十幾個小時了。】

【他不時的呻吟，有時夾雜些囁語。十幾個小時內，有若干瞬間，他是清醒的，而絕大部份卻是在昏迷狀態中。】

桂香（爲魯大章的呻吟聲所吸引，迅速的走向他）同志，同志，怎麼了，疼嗎？同志，醒醒吧，你聽見我嗎？同志！

【魯大章似有反應又似無反應的昏睡過去了。】

桂香（失望的抬起頭來）一路上都這樣的，一會兒像明白，一會兒又不明白。媽，俺爹的衣裳帶出來了沒有？

韓母 幹什麼？

桂香 等一下得給他換上呀！

韓母 慌裏慌張的又不在手邊，不知道帶出來了沒有？！

桂香 我看看！

【她把一個包袱解開，沒有，又將另一個解開，在他解包袱時，保兒跑過來順手提出了一塊繡花但卻沒完工的枕頭套。】

保兒 姐姐，姐姐！瞧你的繡花枕頭套。

桂香 我瞧見了。

保兒 要不是我提醒娘，娘差一點就忘了。你該謝謝我吧！

桂香 謝你。（繼續在找）

保兒 今天也繡，明天也繡，都繡了半年了，還沒完工，這要是給反動派搶了去，不氣死你才怪呢！

桂香 那兒來那末大氣性！

保兒 哼——我知道，這是你頂心疼的。繡的這未好，要是繡完了——

桂香 怎麼？（向韓母）沒有！

保兒 我知道，你繡好了，是預備將來給姐夫枕的！

桂香 你這個死東西，曉得沒好話，瞧我不撕爛你的嘴才怪呢！（保兒早嬉笑着跑開了）

娘，你瞧保兒！

大章（轉側，忽然排出了一句話，雖然微弱但卻真晰的）誰？你是誰？（又立刻昏迷過去了）

桂香（驚喜的跑近他，跪在他面前，以便能夠方便的把臉靠近他）我是韓桂香，韓家莊的，我是識字班的小組長，是你的同志。你可醒了，你的傷不要緊的，很疼嗎？就會好的，一定會好的。我會照呼你，我們都要照呼你……同志，同志！（發現他又失掉了反應）你聽見嗎？聽見我的話嗎？你點點頭說你聽見了。同志，同志！（她瞪着眼睛望着他，望着，望着，兩顆熱淚便從她明徹的眼睛裏流下來）奶奶，奶奶，你瞧他的臉，怎麼老是抽哇抽的！真急死人了。

祖母 疼嗎？不抽？他是疼的！

桂香（站起來，咬起了嘴唇皮）要有止疼的藥就好了！

【窗外又起了敲擊聲。】

保兒（向門那兒跑）有人！

桂香 保兒！（保兒停下來，桂香走近門那兒聽，半天）誰？

【窖外的聲音：「桂香，是我！」】

桂香 村長嗎？

【桂香開了門，天已經破曉了。】

【村長李又新上。】

又新 那個同志呢？

桂香 在那兒！一直昏迷着，好不容易剛剛講了句話，又昏過去了。

又新 傷在那兒？（他試探着去揭開他的衣服，但立即被他的呼號制止了）不輕呢！

桂香 有藥沒有？村長！

又新 藥？

桂香 我受不了，真難受。同志受了這末重的傷，流了這末多的血，咱只能眼睜睜的看

着，一點辦法都沒有，也不能替他，你瞧他疼的——

又新 刀傷藥也許還能找到一點兒！

桂香 快點去找，去找吧！

又新 好！

韓母 外面怎麼樣了？村長！

又新 反動派已經佔了東莊、下官莊，離咱這兒不遠了。狗操的在放火燒咱們的房子了！
韓母 咱這兒不要緊吧？

又新 大嫂，你想蔣介石王牌師是七十四師，這次給咱們幹掉了，他能不拿咱老百姓出氣嗎？這個難種，他明明知道江山坐不穩了，早晚得換，可就是心不死！再說，邱五這
個老王八，還不趁機會來過週光反照，回來作威作福哇！

韓母 這可怎麼辦哪？

桂香 大伙兒聽說咱的隊伍要撤，都慌了。誰都鬧不清楚，怎麼打了這末個大勝仗，還要
往後撤呢？

韓母 這以後在反動派腳底下，日子可怎麼過呢！

桂香 大伙兒都說，只要不離開咱的隊伍，就是天塌了也不怕。要死，大伙兒也一塊兒

死，誰還在乎這一條命。怎麼偏偏打了個勝仗，倒要撤走呢？！

祖母 隊伍走了，這以後，毛主席還管不管咱哪？

又新 管，管，準保管！咱老百姓平常有個頭疼腦熱的，莊稼地裏遭個水鬧個螞蚱的，毛主席都心疼，都得爲咱費腦筋想辦法，如今咱遭了這末大的難，他能放心嗎？一定不能！

祖母 我說嘛，也不能。

又新 桂香，依你呢，大伙死守在一塊，要死也死在一塊，那倒痛快。可都死了，誰活着？！這種孩子話，要傳到毛主席耳朵裡，他老人家一定會訓你的。他老人家見解遠，隊伍往後撤，準保有道理。一時半會兒的，咱就是受點委屈，還受不了嗎？上級的決定嘛，就是受不了也得受。事情過了以後，又該說了，還是上級的理對，幸虧當時沒依我，要是依了我就糟了。

桂香 我也不是怕受委屈，就是心裏生氣。我剛才在孟良固，一面埋着咱同志們的屍體，一面心裏想，反動派要來了，反動派要來了，我一想到反動派要來，我就會氣得渾身

發抖！

又新 氣有什麼用？跟他幹格奶奶的！老根據地了，跟鬼子幹了八年，還在乎他這個屁蛋！這是咱的地方，咱跟日本鬼子幹了八年，好容易辛辛苦苦的把根據地建設起來了，惡霸地主打倒了，有了房子有了地了。蔣介石又想把美國鬼子引進來，他別想。咱要不把他的毛拔光，牙敲碎，咱就不算！

韓母 你不走吧！

又新 走，走那兒去？除非美蔣反動派有本事把咱的人都殺光，咱就站在這兒，站個樣兒給他瞧瞧！上級號召咱，叫咱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縣不離縣，咱跟他沒個完。他以爲佔了地方，燒幾間房子，殺幾個人，就把咱吓唬住了，哈！真他奶奶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痴心妄想！

韓母 只要你們當幹部的不走，我的心也就定了！

又新 嘿，大嫂子，你這話說到地階上了，要緊的是心定，心定就行。當初咱哥們打鬼子，也就是佔了這心定的光。他厲害他的，咱厲害咱的，甭冷子噴——給他一脚，一